

中央週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六卷 第二十八期

陶百川主編

正中書局

孫文學說疏證	王萬鍾編著	三、〇〇
中國人口問題之統計分析	統計局編	一、九〇
中國現在糧政概論	聞汝賢編著	一、四〇
倉庫害蟲及其治法	韓雲波譯述	三、五〇
農村社會學史	梅仲協編著	五、八〇
公司法概論	陳顯遠編著	五、五〇
保險法概論	歸潤章編著	七、五〇
成本會計學大綱	鄭菊英編著	二、五〇
美國之農業金融	戈本捷編著	八、〇〇
工程熱力學	王國松等譯	六、〇〇
電工原理及實用上冊	何衍塔編著	二、五〇
矢之理論與運動學	張查理編著	五、〇〇
解剖生理學	王夢鷗編著	二、五〇
燕市風沙錄		

各書定價照原價八二倍發售

總發行所：重慶中一路四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城市

緬甸之戰
緬甸之戰與通新加坡之路
緬北戰場實況
太洛前綫之行
日寇的「決戰體制」
三民主義英譯名詞商榷
歸漢記(三)

鮑爾溫
勃拉特
華西
唐甯
王新命
杜定友
馬元放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寇進攻緬甸以來，緬甸戰場一直就在黑暗中。到了去年我聯印遠征軍入胡康河谷和美軍並肩作戰，這個戰場才重見光明。目前的緬甸戰局還只是同盟國規復緬甸的開端，但其意義是很重大，工作是很艱巨的。讀者看到特輯中幾篇文字當更有此感。

王新命先生現任中央日報主筆。從這篇「日寇的決戰體制」中，可知他對日本問題有專門研究。另有幾篇趣味化的文章編爲「戰時日本內幕」發表在下期「國風」上。

自從我們的國威遠揚以來，三民主義的理論也隨着更引起外國人的注意，然而三民主義的譯名迄今尚未統一。這不是一個小問題。本報社定友先生（現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的「三民主義英譯名詞商榷」一文，是很有深遠的意義的。這個具體的建議，一定會引起中央的注意。

「讀報雜記」因稿擠，本期暫停。

緬甸之戰

鮑爾溫

緬甸戰局特輯

東南亞未來的大戰，正緩慢而少宣傳的在樹立着基礎。截至目前緬甸的戰事範圍很小，而且是有極限的。我們在五月的雨季以前，也不易預測將來的大戰。但，無論如何，盟軍的隊伍已在三個主要地區滲透到緬甸，而蒙巴頓將軍也緩慢的完成了他的組織，備戰了他的供應，並且為了將來的大戰的必要，也正從事於艱苦的基本工作。雖然這個大戰的發生，也許還很遙遠。

在「緬甸」一節中，第一次進展是受過美國訓練的中國人隊完成的。他們通過了八千英尺高的那加山(Naga Hill)，推達到洪關(Thakawng Valley)流域，以掩護正在修築雷多公路(Jeto Rd.)的中美工程師。我們希望，這條公路會從印度的薩地亞(Sadia)和雷多(Lado)橫貫北緬，而將中國印度連接起來。

在更的宛河區(Chindwin)泰山(Chin Hih)的叢林，隔開了緬甸和印度。另一支盟軍——英印軍，在由印度的伊姆法爾(Imphal)到塔姆(Tamu)和泰第姆(Tidim)的新公路(正橫越緬甸邊境)的供應之下，正在更的宛河(Chindwin)流域與卡本(Kaban)流域與敵軍作小規模的戰鬥。日軍在更的宛河(Chindwin)兩岸，仍舊保有幾個堅強的據點。這個區域的戰事是一個緩慢的叢林戰(游擊戰)。盟軍在那裏漸漸的深入緬甸，並

且緩慢而穩健的增加對敵人的壓力。也許，在荒野的，多澤沼的，有毒的，也是世界上最多雨數地區之一的阿拉甘海岸，北緬甸其他地區有更多的軍隊在發生接觸。可是，就是在這個區域，英軍雖然慢慢的在向阿恰布推進着，數量也很小。在那裏作戰的英軍不過一個師，而這部份軍隊業已收復了孟道(Maungdaw)。其他的戰鬥顯然都是游擊戰，都由英軍及土著軍在Kachin Hills和北緬執行。

換一句話說，緬甸的戰鬥完全是在開始的階段，我們只企圖困疲敵人，建立供應路線，學習森林戰術並佔據前哨據點。但是盟軍的組織業已完成，英軍第十四軍(這支軍隊包含着許多不同的種族和國籍)正獲得作重大戰鬥的力量，而這個重大戰鬥必將來到。新任該軍軍長W. T. 斯林姆將軍相信緬甸之戰是「世界上最艱苦的戰鬥」，和新幾內亞與所羅門之戰無二致。

空軍軍醫David N. W. Grant會於去年在「空軍雜誌」上發表一文，論到緬甸戰場的情形。他說：「我們可以用雙手十指來計算我們尚未知道的傳染病。」就是在四千英尺高山中的叢林中，瘧疾也極流行。骨痛熱和Typhoid亦復如此。這都是由於蚊子而起的疾病。奎寧和阿的平是必需的；所有飲用的水都要燒開；因為痢疾，傷寒和霍亂極為普遍。還有許多由微菌而生的疾病。依附在人們皮膚上

緬甸戰場現勢

本刊記者

緬甸戰場可以分三個區域來敘述：

孟拱河谷

截至目前，盟軍在緬甸戰場各區所收的戰果，要以孟拱河谷區一區為最大。這些輝煌的戰果要歸功於我國的駐印遠征軍以及和我遠征軍並肩作戰的美軍。

我軍佔領傑布山以後就向孟拱河谷推進。據三月三十日的電訊，我軍第二十二師正沿孟拱的主要公路向南推進，於十二小時內推進五英里，深入孟拱河谷十英里之夏都塞。佔領夏都塞後，即自正面進攻，與三日在拉班村切斷日軍之中美軍距離已不足四英里。日軍繼續向前推進。而在拉班村側擊敵陣之中美軍，又一再擊退敵軍自南北兩方面之進攻，斃敵三百名。關於這一戰役，東南亞盟軍總部第八十八號公報，也說：「緬甸北部華軍第二十二師於佔領夏都塞後，繼向孟拱河谷推進。夏都塞以南三英里，我軍據橫障重要公路某一障礙物，並擊斃另一股進犯之敵軍，敵傷亡重大。」據軍委會發表，截至三月二十九日止，在胡康河谷及孟拱河谷斃敵五千人。日軍在夏都塞的抵抗很烈，但我軍仍冒猛烈炮火繼續向敵軍向公路以西撤退。並掃蕩夏都塞西北及傑布山以東的敵軍。東翼我軍則在夏都塞以南與敵軍作戰。緬北崇山峻嶺，作戰時，所遭遇的阻礙有非我們所能想像。據緬北前線拍來的電訊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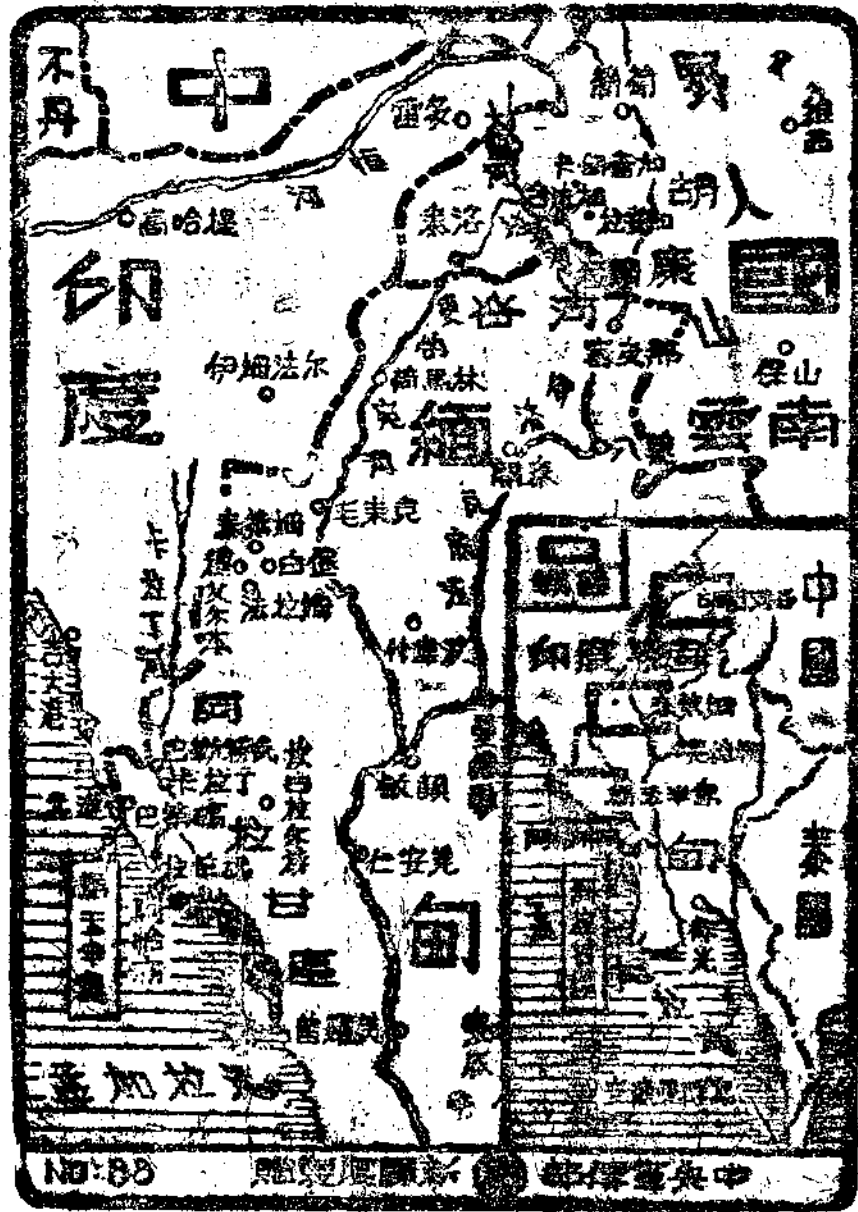
的水煙，最好用一支燃着的香烟或用一支樹枝來刺掉。這個辦法用的很多。

Quint 又說：「土人用一點潮濕的鹽將水蛭取去。」水蛭所造成的傷口和輕傷在臭的氣息中易於潰爛。此外，還有許多毒蛇，眼鏡蛇也在其內。

除了這些健康上的危險，以及保持對於日本敵人正當「微妙」的注意以外，（日本人往往像動物

一樣，潛伏在荒野和雜亂的叢林及深山中，和我們作戰。這些地方幾乎是無交通可言的），這個國家是

如此潮濕酷熱，有時，就是僅僅在那裏過日子都非易事。這個國家到處都是山、澤沼、溪流。這就是緬甸，我們要將地征服。這個問題是要得到解決的！——但是，這也不是可以達成的。（希懷譯自一月廿八日美國「時代雜誌」）



：「自夏都寨出動之中國第二十二師軍隊，已與第三十八師取得聯絡，並於拉班以南推遲約一哩。日軍陷入重圍，刻沿崎嶇之叢林路徑紛紛潰退，死傷甚重。此批日軍自於胡康河谷附近高地被圍退後，損失士兵已超過七百五十名。現於拉班以南山地撤退者，乃日軍殘餘部隊。十五日來，密里爾准將與美作戰部隊及中國第三十八師部隊，於拉班撤退之日軍後方之山地叢林中，艱辛致力於開闢道路之工作。被等於山中開闢新路，有高及四千呎之處。彼等有時一連數日不得一飽。屈佛上校述及此故事時，謂此乃其所經歷之一最艱苦旅行，有時通過叢林及險峻山嶺，似非可說之事。美軍任開路先鋒，中國第三十八師部隊殿後作戰。美軍沿途與日軍部隊作戰十二次，日軍死傷六七十人。美軍定量分配之食物會一度告罄，在獲得空軍投擲食物前，數日無物果腹，唯以叢林中所尋得之野味代替食糧。中國軍隊亦有同樣情形，會得度兩日。」

但中美兩軍的鬥志極高，在重重困難阻礙之下仍奮向前推進。據孟拱河谷國軍前線中央社特派員四月二日電：「我軍第二十二師在孟拱公路上前進三哩後，已與在拉班堡壘之國軍會師。此間連日大雨，孟拱公路已泥濘載道，敵軍又極力從事延宕戰，但國軍仍衝過拉班三千碼，今日已抵孟拱河谷中日方第二V形防地。在黃亭陽拉班之六日慶戰中，日軍被殲者五百餘人，殘敵已由與公路平行之小徑上西向漏網，此路現顯已經日軍改良加廣，故其大砲能撤退，但大量彈藥小件軍火及其他供應品，則日軍皆于匆匆敗退之際棄棄。實行果敢襲擊，使敵軍被困於拉班者，現知為我第三十八師與美軍混合部隊，此隊自在孟拱及瓦拉本戰作戰後，突然失

緬甸之戰與通新加坡之路

勃·拉特

如以緬甸之戰和西南太平洋及新幾內亞之戰役相較，則截至現在為止，緬甸之戰的進展較慢。這一點是預料得到的，因為在那裏只限於空中進襲和地面上的戰地戰，而地面上又是山岳河流與戰線平行，所以那裏的進展比在義大利作戰時更難。

而且在這裏，現在還沒有利用很多的人力，緬甸雖屬重要，但自淪陷以來，並沒有實現一種更寬重的考慮，就是並沒有想到將緬甸四圍的安達曼、尼古柏羣島、蘇門答臘和馬來亞半島的日軍，以打通赴新加坡及南中國海的通道。這似乎雖然同盟國戰略的要著，目前的緬甸之戰還不過是戰略中的一部分。要實現這戰略，必須大規模的水陸並進。

海軍戰報稱，日本一艘二級巡洋艦被擊沉，（該艦年齡已二十四歲），最近在蘇六甲海峽的北道沉沒，同時又宣稱三艘日本的大供艦船也沉沒，也許也沉在同一個地方。在這戰報中，指出了兩件事：第一英軍企圖切斷日本通馬塔巴德頂端的海上交通，第二點更為重要，就是水陸並進的戰爭也許不久就會在孟加拉灣開始。因為在這些海峽海灣裏，沒有一個地勢優良的空军根據地，潛水艇非特是一個優良的巡邏船隻，而且還可作為後方有力部隊的先鋒。

從地理方面來看，緬甸之戰與海上行動的第一個似乎應是佔領安達曼和尼古巴羣島。佔領安達曼島就可打通馬塔巴德頂端的通往南海岸的海路。如可以有合適的空军根據地的方便，那麼泰國全境、馬來亞半島，和北蘇門答臘就可進入了像自由式

那種重轟炸機的戰略的轟炸範圍內。佔領尼古巴羣島就可用作為供應赴北蘇門答臘路上戰士的踏脚石。

最後，控制蘇門答臘若干重要地方，也似乎是迫不及待之舉。北海岸和東海岸的蘇本和棉蘭以及西面的巴東和德巴紐里都是主要地方，也是可支持以馬來半島為目標之水陸戰的理想地方。

橫過孟加拉灣和蘇六甲海峽，離蘇本二十里之地，有一個港口名渥里赫哩（Ochah）。自該港有一鐵路通棉蘭，其中只有二十五哩不通車。自蘇本至馬來亞之橫濱嶼三百零五哩，但自棉蘭通橫濱嶼僅一百四十哩，離新威頓港僅一百六十五哩。西海岸的德巴紐里海峽是容最相當大的隱蔽的海峽。自那裏至下列各點的距離如下：棉蘭一百一十五哩，橫濱嶼二百四十五哩，新威頓港一百七十三哩，迪克孫港一百八十五哩，蘇六甲二百一十里，新加坡三百零五哩。橫濱嶼是蘇門答臘的要地，離新加坡僅二百一十五哩，離蘇門答臘及爪哇間的巽他海峽四百四十五哩。

蘇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都不深，可由空中投水雷，爪哇和新幾內亞間的淡水海峽則適在以澳洲為根據地的重轟炸機的轟炸範圍內。這樣，日本的海軍自太平洋進入印度洋時，就會遇見重重困難。

一旦這些通新加坡的陸路能保全，又能得到英國的大根據地，那麼通南中國海的路就可通暢。那時的地勢又轉為如何以空军根據地支持前進的軍隊。不幸在到達南菲律賓以前，這種踏脚石非常之少。另一方面，麥克阿瑟將軍重擊菲律賓的計劃，可以菲律賓羣島成為赴馬來半島的踏脚石。總之，一旦麥克阿瑟將軍和蒙巴頓將軍攜手，日本人就要在中國之南受到極度的打擊。（據維多利亞新聞刊）。

縱，富有神祕意味，乃悄然穿越六十哩之雲山茂林後，忽又在敵後九哩出現，其情形亦同接神祕，中美混合部隊始終邀擊敵人，使敵人受困。又據東南亞盟軍總司令部發表第九十三號公報的報導：「拉班東南孟拱河谷上部，華軍第二十二師與日軍在橫跨拉班以南某公路接觸，英軍自公路以西向日軍施用壓力。」同時，美國步兵也已到達加邁東北約二十五哩。

縱觀過來孟拱河谷的戰局，我軍已有相當的進展，而且處處握着手動的地位。不過，以夏都塞的爭奪之烈來看，敵人在那邊的實力也不可忽視。以我敵的形勢看來，加邁區或將有大戰發生。

曼尼坡區

曼尼坡這個名詞對於讀者也許是陌生的。現在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曼尼坡是印緬邊境一個小邦。位於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五度三十分和東經九十三度至九十五度之間。全部面積八四五六方哩。全境多崇山峻嶺。首府伊姆法爾，是在一個山谷之中，長約六十哩，闊卅哩，海拔二千六百呎。四周山嶺高二千五百呎至五千呎不等。一八六二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結束後，曼尼坡在事實上成為英國的保護邦。一九〇七年，英國封其小王為大王。但曼尼坡的政權，實際上操在政務會議主席的掌握中。主席是英國籍的一個印度文官。其政治組織大致和印度其他小邦相似。

曼尼坡自古已是印緬間交通要道。現在，它雖無鐵道，但從伊姆法爾至阿薩密的鐵道幹線有一條植油公路可通。除雨季中下大雨外，這條路可以通

（本文下接第十五頁第三欄）

緬北戰場實況

華西

目前緬北的戰事，已經由一場序幕戰而逐漸演成同盟軍進攻緬路的大戰了。中國遠征軍在印度經過史迪威將軍一年多的訓練，他們一種換裝的英姿，帶上新新的裝備從吉恒河那面，英勇而迅速地重入緬甸。經過幾個月森林戰鬥，他們把野人山中遊伏着的敵寇，驅除殆盡，而向著緬北敵寇的窟窿據點進攻。照著史迪威將軍的計劃，不久將來，中印兩國的交通，一定要在陸地上連接起來。

野人山中的森林戰有不少精采而奇異的戰鬥，雖然戰事已經成了過去，可是聽來還是怪有趣的。因為森林的特殊限制，敵我的攻守戰，不能得到一次可以充分發揮砲火威力的戰鬥機會，彼此均造成若干戰鬥小組，尋覓攻守得宜之地點，構築工事，便分兵為若干小股如森林中小溪一樣，蜿蜒前進，以搜索敵人的零星埋伏，或探察敵人的聚集據點。戰局總藉疾風在人體中與赤血球作戰一樣，互相衝鋒，而需要各個擊破。這是一場極麻煩的消耗戰，在森林裏，沒有路，坦克、汽車、摩托、等只好呆在山下，一尋前進逐逐敵人一段，後方工兵便緊跟着開闢山路，直等到越過這座大山，重武器和機械化部隊方能隨風。正因為森林戰爭的艱故，便產生了許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且舉幾個出來：

水的故事

假定我們佔據了一座山頂，或一片樹木森林或沒有溪水的地方，水便成了問題。於是，「水」也變着飛機乘傘自天而降。如果據點附近有河水的時候，為了防備敵人尖兵的突擊，要加派槍兵巡邏。某部派了三副担子去挑水，就有一班人武裝護送，有時敵我同在一處打水，隨時就有遭遇戰之可能。此之謂為搶水而戰。某次某部附近無水，無可奈何，拍電求助。主管得電後，發電立命在有蟻蟻穴之地下掘，可得泉水。該部得令後，即試掘蟻蟻穴，果然源源活水來了。

彼此彼此

某日，我某部傳令兵因機命令赴某部，在森林處探察前進，適遇一敵兵，望敵入亦為一傳令兵也。彼此均後退隱蔽於草莽中，並各相避原路，繼續探察前進，這彼此均認為脫離「敵人」之後，即各自飛奔而去。

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密密的樹林裏，大樹、小樹、蘆葦、蘆葦等滿坑滿谷，往往敵我之搜索部隊相遭遇，互相聽到敵方的談話，而不認看到敵人，只有無目的的向發音方面掃射一陣，如久無聲息，即全消滅，而實際調查，很不容易，因叢莽當道，因恐遭遇伏擊。某次，我某尖兵排正搜索前進時，敵人利用一株大樹，在樹頂上密置重機關槍陣地，聞我足步聲，即向我方發射，我軍亦向敵機關槍陣地三方面反擊，我方備有新武器□□，一發中的！大樹中斷，機關陣地被毀，敵人驚駭此新武器之威力，聞其聲，既非迫擊砲又非榴彈砲，便逃之夭夭，我軍僅聞敵人的空袋與水壺相撞的乒乓聲而已。

有飯大家吃

一空投一給養於森林中，每不易獲獲，故在曠平坦處，新制被敵造成一投糧場。運糧機備備投糧，均落場中。敵人因制空權喪失，只得隨運，補給每感不足，即在我投糧場所在，密伏附近，伺機搶糧。而我亦有護守投糧場之崗位，彼此均掩蔽着週圍之野軍中及樹頂上，因之，白天取糧往往受連射擊，因投糧場空曠，目標清楚，而敵近火線之投糧場，白天互視為禁地，一到夜晚，始於暗中摸索。因敵我距離太近，他們老想辦法措油，稍為疏忽一下，就被小鬼偷一袋兩袋的。因為在暗中動手，沒有選擇的可能，像抓彩一樣，摸起一袋就竄，有時候，一袋米一袋麵，運氣好的碰到火腿、牛奶、水菓、咖啡等。

袖裏乾坤

我軍某部遭敵伏擊，實行隱避後，因轉進時戰鬥猛烈，被敵方奪去迫擊砲彈若干餘發，我方探得此次襲擊我軍的敵人集結處，入夜，我選派幹練兄弟數人，偷襲敵營，目的為奪回迫擊砲彈，等偵察到砲彈所藏處，即行盜取。往返數次，終於將敵人所奪去之砲彈，如數盜回。最後一次，因有一人空手，遂順便攜取西瓜兩支而歸。

草木皆兵

狡猾的敵人，每分三五人為一小組，在大樹頂上架設機槍，並將彈藥給養，懸掛樹上，利用樹枝搭起吊籠，如猿猴生活一樣，只要飲料及食糧，即依樹為家，可以多日不下來，並架設拉繩各響警鈴，可與附近其他戰鬥小組，互相傳達情報。過有我設

太洛前線之行

唐寧

到前線指揮所

在二月四日晨五時，黑暗的天幕還籠罩着大地。這時，副師長率領我們一行八人，分乘兩部指揮車，向太洛前線邁進。我們全是大兵裝束，高槍佩刀，鋼盔綁腿，顯得雄糾糾的。並攜帶些紙烟，還有我們的湘潮日報。這是我們官兵所唯一愛好的精神食糧。爲了慰勞我們久在懷念中的英勇將士去，使他們抽抽烟，看看報，該是多麼愉快的事。

當天上午八點十分，我先趕到了渡口，急忙交派汽船，隨即放來，副師長也隨之來到了。美國友人知道副師長是位高級長官，特別客氣，所以給我們安排了一隻專船。片刻間汽船發動了，沿岸的奇景，好似長江的三峽一般；在眼簾裏電馳地滑過！我們各自照顧自己的整裝，其實前方是非常安靜的，十一時許經過賊河口。那裏是我們殲滅敵寇一大隊所駐在，河岸還留下一些砲彈的洞窟，草叢中還有敵寇潰退的足跡。時而還可以聞到敵人的屍臭與血腥哩。

是日下午一時許，我們這一羣大兵，在柯倫卡登岸了。到前線去的一類熱心，更加沸騰，恨不得馬上走過整頓的戰線，岸上早有九個弟兄在那裏向我們很親熱的打招呼。他們那種勝利的情緒，從他們的容容裏表現了出來。我們看見了也格外感覺興奮。

指揮所，這個神祕的地方，是指揮全軍攻佔太

洛的燈塔，是殲滅敵寇的神經中樞，四週警戒得非常嚴密，若不是幾位弟兄引路，恐怕再聰明的人也會找不到。指揮所的佈置很簡單，一間草棚，裏邊僅有一張辦公桌，與一架晝夜不停的電話機，放置在副師長的枕頭旁邊。它是一隻靈活的耳朵，一把刺殺敵人的鋒刃，它是敵敵死亡的司令機！

一會兒，久經戰場的羅副團長，由前線觀察回來，他的神氣，毫沒有減色，稍微長了長的連腮鬍子，倒反增加了他的英邁之氣。這時候×長不在前方，一切事務便暫時由他代理負責。副師長誠懇的向他慰問，緊緊的握住他的手。他連忙的回答：「不辛苦，不辛苦，軍人打勝仗是應該的！」這兩句話，真是心雄氣大，足以表現中華民族的氣概。

慰問負傷同志

下午三時，副師長赴戰地醫院去慰問負傷榮譽官兵。走了六里多路，我們跟着一起去，仍然全副武裝，誰也辨不出我們究竟是幾等兵。

醫院設在森林裏搭蓋的幾所草棚，很幽靜隱蔽，據說是敵人早已爲我們建造好的。這個醫院，由美國一位少校在主持。他們的服務精神很高，看待負傷同志，如同自家人一様，不過環境佈置不如後方那樣講究，負傷同志盡的軍毯也覺得太薄了些，因爲他們原有的存戰場上全都丟光了。副師長認爲戰時生活不應該和平時過分脫節，況且英勇的戰士們爲國家光榮已經盡了最大的犧牲，尤不應當使他們過分凄苦。當時便命我們負責人×排長，將棚

案部隊，撲進槍之火網時，即突如其來的一陣掃射。如我方機敏，立即散開並掩護於樹後，開始還擊，敵人則沿其事前架好之繩索橋，可轉移到另外一棵樹上，以極銳我方射擊目標。有時敵人利用合抱之樹幹，中間挖鑿槍洞，槍口自洞中朝着路口或河流渡頭，敵人則身披偽裝，隱於樹後，乘機向我前進部隊或尖兵等射擊，有的則利用自然草叢，埋伏若干小組，雖在其主力引退後，仍頑強的死守在裏面，按兵不動，往往我軍已挺進幾十里，而敵人殘存戰鬥小組仍須搜索嚴密搜抄，此種殲滅敵人零星之任務，相當棘手，草深林密，不易檢出，故我搜索兵丁，須「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每有遭遇，均以刺刀相搏，凡此種種，均爲森林中之特產辦法，一草一木均有隨時敵對之可能，人人鑽進山林，處處都作爲戰場。

當心發洋財

當殲滅敵人的時候，在敵屍上或敵人倉庫中所得的散亂行囊中檢獲的戰利品，除掉武器、彈藥、地圖、文件呈繳外，其他實用品，如手表、鋼筆、眼鏡、相機，即爲檢獲人自用了，名之曰「發洋財」。敵人詭計多端，即利用此種機會，每於撤退時，即就地佈置下許多鬼圈套，用鍊或鐵頭等，安放在我軍可能經過的地區，每件暗中繫以導火線，往往爲大意的人，認爲時運不壞，發了鬼子的洋財，於是伏身拾取，一觸即發矣。自有人上洋當之後，人人相戒，路過敵人棄什物時，再不敢冒昧從事，即使遇到沒有危險裝的東西，也要經過詳細的偵察，確認安全時，始敢動手，莫不認爲「東洋財」不易發也。

志作用，同時並令在棚裏升火取暖，滅除傷傷同志的痲瘋。這樣一來，不僅醫院有規模，負傷同志也就獲得更大的慰藉了。

忘掉了傷痛

副師長於是——慰問負傷同志，他們好像有一種光榮的驕傲，忘掉了自己的傷痛，爭搶着講述自己的英勇事蹟。他們每個人至少手裏過兩個以上的敵人，他們都是與敵人在叢密的森林中行着白刃戰和敵人廝殺一團，他們殺的時候，毫沒有生的慾念，自己只有一個簡單却是有力的意志，便是和敵人拚個同歸於盡，他們說他們實在恨煞了敵人……我聽着，起初是緊張着神經，挺直着胸膛，繼而有一種酸楚的激動，使我對他們發生崇高的敬意，以至要流出眼淚來。是我文弱呢？抑是他們太忠勇呢？我相信每個中華兒女，聽到他們這些忠勇義憤的事蹟，都會感動得流淚罷。

——臨離開醫院時，副師長爲着顧念自己的弟兄，得到美國親友更好醫治起見，還向醫院負責的美國朋友們敬致謝忱。

這指揮所途中，我沿路拾些敵人的文件，有照片，有日記本及其他零碎報紙等，尤其很多軍人的破皮褲子背包等，遍地皆是。這不僅說明敵人退却的狼狽，也可以見到敵人裝備的窳劣與敵國物資的缺乏了。

飯後副師長又率領我們到營去，營長還遠遠的迎上來。他是百戰河殲敵的主角，對於太洛之攻克，厥功甚偉，副師長一見面開口問：「這次辛苦了！獲得代價真高。營長很謙恭的說：『報告』

副師長，這一切是下面的功勞。』這一種體諒部下的態度，是如何的感人，實足以表現他們精神協同的情態，他們的打勝仗不是偶然的。

爭送戰利品

在營部坐了片刻，連排長們來了幾位，弟兄們也圍攏來着。他們均爭以戰利品相送，使副師長應接不暇。弟兄們有的急了，在外面喊：『報告官長，我也有呀！』像怕自己的本事湮了人後一般。我接着，我們又到各連各排去，他們的住地，真是使你想都想不到，總來總去，一直走到棚子邊，却還使你懷疑這究竟是不是戰地。因爲弟兄們住的棚子多蓋高鋪，內務非常整潔，軍毯背包飯碗均放置得有條不紊，連長好似大軍一般，照料着弟兄們的生活一切。他們各個精神飽滿，體格結實，談話殺鬼子來，沒有一個不眉飛色舞津津有味。我想他們站在鬼子面前簡直就是天神。那怕敵人不束手待擒？天已黑了，一輪皎潔的明月，照耀着大地，萬籟俱寂，顯得戰場十分清靜。這裏爲祖國爭光的弟兄們，仍都防守各自的崗位，監視着四方，並不因勝利而鬆懈。

專送太洛

次日，我們到太洛附近視察並慰問各級官兵。副團長爲了慎重起見，特派兩名哨兵護送我們到太洛前線，沿途敵遺棄的東西，仍隨時隨地可以看見，許多地雷穴，因我軍連環推進，均未及埋藏。途間有我士兵一節與我們劈面相遇，認得副師長的在說：『副師長也來了！』不認得的兵都笑喊：『好！好！』，副師長亦舉着美國友人的口氣答以『頂好！』

晝伏夜出

森林戰術，主要在於發現敵人集結處，然後出動，蜂擁而前，往往使鎗砲及手榴彈等，均喪失效力。敵人之據點，在短兵相接可被奪下，然此種戰術，不可運用，因敵人高踞遠近之樹頂上，我伏擊部隊暗中移動時，風吹草動，敵人最易發現，且敵人居高臨下之可用少量配置，以控制遠近，如在夜間，盡避避免響響，敵人僅憑聽覺守衛，視察則無能爲力了。所以我均採用『晝伏夜出』之戰術，白天整備，夜裏攻擊，雙方摸來摸去，以智取人。

由於森林之種種限制，易守不易攻，然敵人無論如何部署，終於因我方之各種優越條件，乃逐步後退，頑強固守。其零星戰鬥小組，在我嚴密搜索中，已被消滅很多，敵人勢必作困獸之鬥，而死守□□河，我軍則以數路進剿，直切河床，遂造成敵我數段間的錐狀陣線，敵人不得不於河之彼岸增援，以圖阻止我軍渡河。我軍則搶修大路，運糧武器以打擊敵人。

(完)

真是處處可以表現我們作戰的愉快呢。

——對太洛後方，方知爲我軍前年由打油洋（亦名盤張卡）渡河奪米之地，位太洛河之南岸，與拉張卡對門相望，今日雖因房屋太多焚燬，然仍可分辨。前年在此換餉，今年在此打勝仗，獲敵盈野，可以解往者之恨，當年死難同志，亦可含笑於九泉之下吧！有個吳連長親敵人的河次奈河滿時說：『媽的，你前年趕我子生由，今年趕我連長連長，你多麼痛恨淋漓！』

——我們又遇到守邊堡的伙夫又說更有趣。他

日寇的決戰體制

吉爾貝特島守軍「玉碎」之後，東京便發出「戰爭迫近日本」的警報聲。一向相信「末次防線」沒有破綻的倭國如東條島田之流，都不期而作「南方時局重大化」的哀鳴。到得一月三十日，美軍一舉奪取馬尼拉，在馬尼拉島中瓜加林和洛依兩島登陸消息傳到東京，早已手忙腳亂的東條們，更立刻達到發狂的狀態，忙著加強其所謂「一億一心的決戰體制」，結果是由「無風議會」通過了「必勝決議案」，用以建立所謂「必勝的信心」。當時東京的廣播會這樣說：「戰爭的勝負，決於信心的強弱，信心強者必獲最後的勝利。」它們顯然是希望這一個「必勝決議案」，立刻能變成陸上的萬里長城，海上的馬其諾，或空中的真正堡壘。

當然，倭寇也非不知一紙「必勝決議案」，捨不住陸軍海軍的重大時局，在通過這個決議案之後，也當然是有其所謂「從決議移行到事實」的困難戰鬥的辦法。因此，我們實不妨把它這一個多月以來的一「移行」方案，加以一番考察。

內閣和軍部的改造

「移行」的第一步，是改造內閣。這是六月十九日的事。那一天，原大藏大臣賀屋興宣免職，代以石渡莊太郎；原農商大臣山崎達之輔免職，代以內田信也；原運輸通信大臣小田嘉明免職，代以五島慶太。據十九日的東京廣播，這改造是「為適應軍及國家政戰兩方的重大局面，達成內閣政治力的變化，決戰力的飛躍增強」。二十日，東京廣播又

說：「從去年九月決定加強國內體制之方案以來，即將決戰實施的重點，置於（一）飛機的制期增長，（二）增強海陸運輸力，（三）增產糧食，以維民生的三點，……時至今日，此種需求愈益迫切，於是內閣遂實行改組。」

第二步是調整軍事機構。同月二十一日，倭皇免去原參謀總長杉山元帥的職，代以陸軍大將東條英機，並加設參謀次長一缺授之陸軍大將後宮淳，免去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元帥的職，代以海軍大將島田繁太郎。據東京當日廣播，「此次東條首相兼陸相斷然兼攝參謀總長，島田海相兼任軍令部總長，軍令與軍政即統帥與國政之緊密連繫，可因此人事的變動使之一元化，而日軍應付決戰的新人事陣容，也由此而完備了。」倭寇政府軍務廳來採取分離制，經過這一番更動，政府軍務的制度雖無敢，而其人事則已達到混一的境界。

倭寇為什麼要在人事上把政府軍務混一起來？其原因正如當日東京廣播所云，是因為「在戰爭第一一年之後半期內，以瓜島為始之敵方反攻，最近愈趨激烈，現在戰局已告未會有窮的緊迫」。同日東條重宣，敵軍既進攻馬尼拉，極其深烈，決戰樂觀。吾人必須越過此階段，始能開闢必勝之途。故今日實為帝國生死存亡之秋。此際再謀統帥與國政之緊密化，在作戰上果敢實行縱橫的方針，在國務上集中所有的物力人力，來擊滅英美，使作戰毫無內顧之

說：「新參謀總長，我們雖在砲火連天中，也給他們送飯，沒有一餐給他們挨過餓」。有個弟兄急插着嘴說：「我們還是吃的熱飯哩！」副師長贊美他們說：「要這種才算是盡到責任。」火夫們都聽快快的笑了。

副師長聽副師長來了，親自來接。我們這同到營指揮所去，副師長是這次直取太洛克似太洛的奇功，個子短小精悍，談吐又不脫書生氣，是一位忠實勇敢負責的中級幹部。他向我們講述他作戰的經過說：「我們已在百賊河殲滅敵人的主力，在太洛側後已切斷敵人的補給線，太洛之佔領，只是一個收場戲，我這一營是談不上什麼戰功的。」

後來副師長引副師長到前哨連去觀察。約莫兩英里的路程才到達。哨兵都埋伏在散兵壕裏，沒有人指點，相信誰也找不到，各個精神抖擻，滿面春光，猶如平時的戰鬥演習。副師長問某哨兵說：「你看見過敵人沒有？」他這樣回答道：「我一個人都打死了幾個了，還有啥子敵人啊。」

獎賞有功士兵

於是我們離開了崗哨，再到各排走一走，並到連部小憩片刻，軍詢官兵忠勇事蹟。副師長當面獎賞連忠勇士兵兩名，每名印幣五盾。傳到各連去，同樣賞給工共計二十四名。副師長在杜連和士兵共同野餐。杜連長是這次殲敵有功，得到晉級少校的英雄。在餐前聽到了他講述他冒險達成任務的經過，真是令人敬佩。

副師長與副師長開火談論作戰情形。在電話裏聽到李營長講話，氣勢甚盛，大有一鼓可以殲敵之勢。李營長是有名的「大炮」。連盟軍友人都也

此實為爭取大東亞戰爭最後勝利之要訣。……過去吾人之所為，或有不徹底之處，為爭取勝利，實應重新做起。……要之，日本現已面臨與敵的重大戰局，且將以今日的措置為轉機，……余我與諸君共矢必勝之決心，誓以一死報國。……美國有一位軍事評論家，曾斷言「太平洋上倭寇將集團切腹自殺」，我們則以為，太平洋上的倭寇，將向衛投降的餘地，但東京東條高田以降的倭會們，則雖却集團切腹，別無途徑。

石渡莊太郎的搜括

東條改造內閣目的之一，是集中決戰的財力。石渡莊太郎既出任大藏，便不得不拿出「點石成金」的本領。聞其所謂「點石成金」者，「搜括」兩個字而已。現在他那搜括的手，業已伸到各方面：日本國內、朝鮮、東北四省、華北、南京、上海、臺灣、海南島、香港、泰國、越南、緬甸、星洲、荷印、非島這些地方，都是他所欲搜括的地方。它本是稅更出身，有的是課稅的計劃。就中它所認為最有希望的一個計劃，是儲蓄額的擴大。關於這一點，它是成功的。本來，日本今年的預算是四百八十億圓，適為日本國民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二，無論如何勸儲，其儲蓄額都不能到達此數，因此，擔任大藏大臣的賀屋興宣，只提出了兩項儲蓄計劃。第一計劃是國民儲蓄，總額二百七十億元，第二計劃是特種儲蓄，總額三十五億元，兩者合計為三百零五億元。石渡看到這數字，以為太小，於是千方百計要突破這儲額。其突破方法，是動員日本婦女會的婦人，借倡報國會的借債，地方官、教員，

出來勸儲。截至本月八日止，據說北海道一省，神奈川川崎的三十二區，極太一區，都已經突破了原額，東京的廣播作誇耀性的宣傳，認國民儲蓄所突破的數字，或將遠較預計為大，因為勸儲的截止期是三月二十日，在這期中必然會有更驚人的紀錄出現。

但在勸儲上，石渡固然是成功，然而這成功的基礎是建在日本一般人的困獸猶鬥的性格上面。否則日本國民的全年收入不過六百億元，除却負擔公債和各種捐稅約一百七十億元，儲蓄三百零五億元之外，餘額已只有二百三十幾億元，用這二百三十幾億元來維持八千萬人的生活，已經是幾乎不可能的事，那裏還會有餘力再去「突破」二百七十億圓的力量？

寫到這裏，我們有必須喚起國人注意的一點，就是我們對於日本人這種困獸猶鬥式的突破儲蓄額的舉動，不容加以譏笑，並且應該想到，由於日本人具備這種困獸猶鬥的精神，戰爭期間或將隨而延長。

內田信也的增產經

黃條所以看中那位「鐵道乘車」主人翁的內田信也，據說是因為他在官廳任知事期內，對於日本東北那六縣的「決戰行政」有所貢獻，其最大的貢獻則在於增進農業的生產。他上任那一天的自白，對於增進農業經濟統制辦法，雖云「尚須慎重加以考慮」，而對於農業增產，則自承「略具經驗」。他的經驗是什麼？自認非我們所得知，但從這幾天東京的廣播來看，我們却可以看見他的所謂經驗，簡直是烏托邦的美夢。因為東京廣播所透露的

叫他「比港李」，年富力強，腰大十圍。這次他擔負切斷敵後路的任務，使得潰敵只有向大奈河跳水而死。

給養天上飛來

六日早飯後，一切辦妥就緒，準備返部，在河邊候船約一小時，適我機正投給養，成堆的大米糧藥投下，驟落像雪球似的飛下來，頗為壯觀。弟兄們眉飛手舞，其愉快的心情與勝利的信心，真是無法形容，無怪敵人說我士氣旺盛，補給靈活！到邊上岸渡口時已七點半。

總括這次觀察中所聞所見，格外有興味。太谷是敵人在察支那的前哨據點了，配備的部隊是純粹日本人的山崎五五聯隊，實力相當雄厚，我們僅以四週的時間便於一月三十日午刻攻克了。我們勝利之快速與成就之偉大，喜得總指揮史迪威將軍譽謂：「中華民國光榮燦爛之歷史，從此又重添一頁。我們的健兒實可以自豪。」

寄自緬北××師政治部

糧食開源節流辦法，是如下述：第一，國內糧食增產班的組織，已經就緒，增產班的會員是無例外的全國國民，其增產方法，則為利用空地，山隙水隅，私人花園，來增產各種糧食。第二，國外的增產體制，則正在逐漸建立中，其所打的如意算盤，是每人增產一坪。譬如北平有一百三十幾萬人口，就要增產一百三十幾萬坪。第三，封閉全國八百五十家的高級飲食店，把其中的一部分改為平民化的食堂。第四，從四月一日起，節制幼稚生及小學生

的食糧，午餐由公家配給，一使其徹底於戰時生活。而這些辦法，便都有其窒礙難行之處。

就增產一方面來說，公糧，山陳水開，私家花園，雖都可作增產的增盤，但有限的人力決不能悉用於增產糧食方面，老人，幼童，一部分去編入其他工作部門的婦女，雖似乎可以利用，但軍需工業運輸交通事業也正在進行利用老弱婦孺的計劃，故其結果能留供增產糧食之用的人數也必然不多。至於在海外增產，則刺刀督促之下，被奴役的人們固不得不從事增產，然而增產之後也沒有方法運到日本，因為這是運輸的問題，這問題不能解決，則國內糧食從增產，也不足以解決日本的糧食。

再就節流一方面來看，封閉八百五十家的高級飲食店，雖可節約一部分的食物，但荒蕪已經深刻到非叫小孩子也來忍饑餓的程度，則八百五十家高級飲食店的停閉，實亦無補於事。此外，全國兒童午餐改由公家供給，雖似不失為節省糧食浪費的一法，然實際上，所能節省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也還是疑問。現在日本的糧食配給制，是每人每日限食米二合三勺，一餐不足八勺，不僅成人吃不飽，小孩子也未必全吃得飽，且政府雖以為小孩子的午餐由公家供給，則小孩子吃不完的米可以由公家收進，但事實却不如如此簡單，推行「小國民午餐制度」戰時生活化」之後，其所得的結果不外下述的兩者：其一，是小孩子吃飯量不會比一定分配量更小，公家的供給兒童午餐，不僅徒勞而無所獲，並且必須犧牲若干有用的人力。其二，是強迫限制小孩子的飯量，個個小孩都不得不束緊腰帶去挨餓，終於造成全國兒童營養不足的現象，而兒童死亡率也隨之增加。

木造船時代的來臨

新任運輸總督省大臣的五島慶太，是木造船的專家。他的出馬，表示此時日本已入於木造船的時代。日本船舶根本缺少，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又損失二百萬噸以上，論艘數則不下一千八百艘。加以日本鋼鐵量數不豐，熟練的造船工人異常缺乏，這就更使它不得不放棄製造鐵殼船的念頭。恰好，三年前一個造船廠試驗製造木船，告了成功，於是日本便開始大量製造木船。但製造木船，在無政府的状态下，還談不到怎樣擴張，由是東條便請出五島慶太負責製造的任務，五島上台的第一表演，是把以製造木船為中心工作的各地船舶局，改隸各地的地方政府，以府縣知事為船舶局的正局長，原來的局長則改任副局長，意在使地方與地方之間，去作造船的競爭。此外並將運輸省所屬和菲律賓運輸省所屬的兩個船舶監督機關，併而為一，以求船舶行政的一元化。據說，只要這樣一更張，船舶的決戰體制，便告了完備，以後日本將不再為船舶的問題所困。

木船，在日本叫做「木造船」。日本的報章雜誌，早已大加渲染。他們說：「木造船和飛機一樣，是「皇軍」的寵兒」。他們說：「這是日本的海虎，日本之有海虎，正像日本之有空鷲。海虎和空鷲，是日本用以完成大東亞「聖戰」的兩條手臂」。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日本對於木造船期待之殷。

其實，木船不止是日本的一條臂，簡直是日本的一條生命線。日本人已自承，目前在南洋方面從事「運輸補給戰」的主力，不是海軍運輸艦，不是幾千艘萬噸的鐵殼船，也不是運糧機，而是吃水淺，製造易，本錢輕的木造船。有一次東京的廣播

，會作關於這木船的描寫。大意是說：在空戰和補給戰連綿不斷的目前，「海虎」是「皇軍的寵兒」。「海虎」在島嶼縱橫的南洋，負了補給戰的作戰使命。牠白晝伏於島嶼之陰，張網捕魚，除了作為船員們的副食品之外，還用作餵飽前線將士之用。到得夜間，便載着給養品，在黑暗中向目的地出發。那些船員們，在到目的地時，除卸卸下給養品之外，還把自己所有的食糧，都贈給兵士，他們告訴兵士：「我們歸程不過三四天，挨三四天的餓沒有關係。」這當然不能沒有誇張性，但也有其確實性。因為日本現在除却運輸艦和運輸機都異常缺乏之外，還有必須把運輸艦和運輸機都集中在日本心臟帶，用以應付未來大決戰的必要。在這種情形下，木船自然成為他在南洋方面補給戰中的主力。此外，他形容木船船員的推食讓食，也自有其理由。一則美國的戰略，是欲斷若干島嶼日軍的補給線，聽其餓斃，自然若干島嶼的日軍，早就進到了餓線，木船的船員，為了救死，不得不有推食之舉。二則一船日本人對於兵士有深切的同情，自動推食以饑兵士，也不算什麼難能可貴。

五島除却正在建立木造船的監督機構以外，自然也注意到了鐵道公路和航空方面的交通運輸問題，也立了許多重點運輸的計劃，不過那些計劃，都非時間不可，如果盟方的進攻步驟，能日緊一日，不許日本擺弄時間，那他的一切計劃，就必然都因時間的不足而化為泡影。

日本沒有了星期日

二月二十五日，作爲「處理軍火時局方案」之具

「總案」的所謂「決戰非常措置要綱十五項目」，是通過了後內閣的閣議。其中有一項是廢止星期休息制，第一次的實行，是在本月五日。據說，這一天，東京以除各團體外，在上午九時都已出現於沒有火爐的冷冰冰的官邸，這很可以起一種模範的作用，在進行下效之下，一定可以做到全國都夜有一星期日。日本之有星期日，始於明治五年，歷史相當的悠久，然而現在是廢止了。還有一點，東條和他的副僚們，爲什麼都不准在冷冰冰的官邸中辦公？這可以一言以蔽之：日本的水炭，煤炭，電力，庫就不敷應用，所以大臣也好，小臣也好，團體收帳的帳，都只好在如夢的追憶中去享受了。

學生戰士化的推行

本月六日，倭寇的文部省，發表一個學生士兵化的命令。內容是這樣：「從四月新學期開始日起，中學教育以教練，體操，武道三者構成之。教練是部隊教練，射擊，體操，陣中勤務，戰場運動，刺刀術，用以養成學生的戰鬥能力，尤以養成適合航空飛行的體力爲主要。武道則係在第一第二兩年教授劍術及柔道，第三第四兩年教授柔道劍術中的一種刺刀術，主要目的用以養成實地作戰的氣魄。女生也受同一的訓練，但所適用的刀改爲長刀。這是中學的決戰體制。」

中學如此，小學又如何？據東京廣播來看，則可知他已經「使國民學校高等科兒童，隨時適應必要的動員，從事軍事關係及其他重要工廠，糧食增產，國防建設等事業。」爲什麼連小學生也要準備接戰動員的命令？那就不消說藉用以備救人力極度恐慌的辦法了。

至於專門學校學生之必須進到產業戰場，更是不在話下。東京的廣播會這樣說：理工農醫等專門學校的高年生，在原則上，可適應其所習學科，動員他們到各工場，事業場，醫院等等，俾能活用其技術指導的方面。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日本現在已需要未成熟的學生來做技師和醫師，藉以解決技術缺乏的問題。

不，不僅如此。日本的文部省還在進行「使學校一律轉進到工場」的計劃。其已告實現者約如下述：(一)橫濱的工專，已改爲汽車工場。教授富田文吉郎也變成了廠長。據說已有很大的成就，學生都極其興奮，定單愈多，學生也愈努力。(二)有九百學生的仙臺高工，改爲兩個工場：電氣工場與機械工場。據說也已經出價，極合標準，又不延期。(三)清水的忠愛國民學校，改爲飛機零件工場，八百幾十個小國民，都變成軍需工業的生產戰士。

武士向着產業轉進

總而言之，日本從前還只用對學士蛋，現在學士蛋已經不敷用，只好求其次的「學徒」蛋，甚且要借重那些正在小學裏讀書的小學生。

二月二十八日，東京有一場學徒的運動。所謂「文學報國會」也者，那一天由他的會長中村武五郎，集合若干會員到日比谷的松本樓開會，會中通過了決議和宣言。決議的大意是：爲着發揮「學徒」的精神，武士應向生產場中轉進，但轉進的前提是向着拿斧頭挺進，因爲要做一個產業戰士必須拿起斧頭。宣言保預先寫成而臨時宣讀的。裏面說：「現非武士拘泥於執筆之時，倘生產場中有適

合於武士的職業，則不論三年或五年，武士均顯效力，以發揮其愛國的至情。」同時，「產業報國會」方面，立刻報以佳音，說是「希望武士們，對於勞動青少年的生活指導方面多所努力，最好武士們是來担任寄宿舍的舍監。」從這裏面兩個會的一呼一應來看，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會是早就安排好了一「武士轉進」的圈套，當天松本樓的集會，不過是做一個樣子給那些站在國外的武士們看看罷了。

停止了一切的娛樂

根據「決戰非常措置要綱」而發出的停止高級娛樂場飲食店營業的命令，於二月二十六日發出，限於三月五日以前執行完畢。現在據報：他們目的已經都到達了。首先遵照命令停業的，是東京的歌舞伎座，帝國劇場，日本劇場，日本活動寫真等十家的高級劇場。幾十歲的幸伶工，條中村吉右衛門，市川猿之助之流，只得自稱爲「戲劇產業戰士」，開始組織其所謂「慰問劇團」，準備到前線去供奉他的軍隊。其次是各大旅館的停業。東京帝國大旅館不消說了，最華麗之神戶的音羽花壇，向作招待外國貴賓之用的，也宣告停業。據說同時停業的凡二十家，店址不是改充工人宿舍，便是充作軍事機關的派出所。就中音羽花壇這一華麗高貴的外賓招待所，是改作「產業戰士宿舍」。日本工人竟有機會把音羽花壇那豪華的旅館作爲宿舍，當然還是破題第一遭。

日本原有高級飲食店八百五十家，最大的十八家停業之後，其餘八百三十一家是怎樣？據說，這八百三十一家，是改爲公共食堂，以便產業戰士的就餐。這也許是實在的情形。因爲日本今已走上全

三民主義英譯名詞商榷

杜定友

三民主義在世界各國主義之中，應有其最高尚的地位，普遍的接納。際茲我國國際地位日漸增高，列為內強之一，則對於三民主義之國際宣傳，實為當今急務。期以戰後問題，錯綜雜亂。過去各種主義，均露其破綻，急待放棄。而三民主義非獨為建設新中國之指針，抑亦建立新世界之根本。故三民主義，更有向世界提示之必要。近日外國人士，欲研討三民主義者，亦繁有徒。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對於三民主義之譯名，國人似尙少注意，更無確定標準。行文論事，每多隨意取舍，其間不無商榷之餘地。茲謹就英譯名詞，略加論列，以求救益。

三民主義英譯名詞，據 Price 編為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s* (1) Lee 亦用 *Three Principles* (2)，法文據 *Principes de la Triple Démocratie de Sun Wan* (3) 德文據 *Die Lehre von Sun Yat Senismus* (4) 法德文均譯為孫文主義，不從字面照譯，奧英譯方法不同。按主義應為 *ism*，但此為英文附尾詞，除 *Sun Yat Senism* 可以採用外，「三民主義」之譯名如 *Principle*、*people* 等，在文法上均不能應用。至 *Principle* 一字祇係原理原則，並不表示主義。且「三民主義」三字在法德文字上，合民族民權民生而成，極爲自然。但此例又不適用於英文。與三民主義相似之詞句，僅有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但此指著者政府，而非主義。且 *for the people* 一詞，在人民方面有被動之意，與三民主義原則殊不相

合。然 Lincoln 之辭，究爲一個政府或政治政策之總稱。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均爲 government 之形容詞。現以三民主義譯爲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s* 其意直譯則爲「人民之三條原則」，祇是「三民主義」而無總稱。既不表示「三民主義」更無「主義」意味，與近世之 *Socialism*, *Capitalism*, *Nazism*, *Fascism* 等等，不免相形見拙。使讀者無從領會「人民之三條原則」何所指歸？對於三民主義之認識，未有不陷於錯誤之觀念。且在字面上觀之，此「人民之三條原則」亦覺平淡淺薄，不足以防三民主義之偉大。欲在英文詞類中求與「三民主義」二字切合者，實不可能。如必欲表示「三民主義」而譯爲 *Principle of Three Peoples*，則語病甚重，殊不可取。此外則惟有用音譯方法，可譯爲 *Sanyuanism*。此法最爲簡便，但意義極不明顯。外人視之亦無從知其爲「三民主義」。故亦有直譯爲 *Sun Yat Senism* 者，但讀音及拼法，與英文習慣，格格不相入。如用 *Sanyuanism*，則讀者尙知爲一種主義。如竟用 *Sun Yat Senism*，則外人將莫測其妙矣。按外國哲學家所俱導之主義，往往運用個人姓氏爲標榜。如 *Buddhantism*, *Marxism*, *Platonism* 等，鄙意三民主義，不如直譯爲 *Sanyuanism*。翻未能表示「三民主義」，但 *Sun Yat Sen* 一名，早已舉世環球，遐邇皆知。吾人爲尊崇國父及紀念其手創之三民主義起見，譯爲 *Sanyuanism*，亦可謂名正言順。至此字之拼法，應三字聯貫，以合英文體例。法德文之譯名，雖原

隨皆兵和全國皆工的路，這種把高級飯店改爲公衆食堂，實係很自然的轉進。

轉進很轉進的結果，妓院當然不在轉進的例外。於是，二千五百座的特合室，四千三百座的妓院，一齊向著營業而轉進。其所包含的八千九百名的妓女，也都一向着新的生活而挺進。「這裏所說的挺進，雖然還在尙早之列，但對於人力正在竭澤而漁的日本，却也不難立即實現。爲什麼呢？因爲日本此時正是人少事多，伶工也好，茶房也好，女招待也好，妓女也好，都可派用場。

上面所述，當然只是倭寇所謂「決戰體制」的一面。從這一面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個結論是：日本財力物力人力的缺乏，都已到達最嚴重的階段，所以不得不有此「非常」的措施，求盡彌補其缺陷於萬一。另一個結論是日本此時確已走上困獸猶鬥的路，我們不能不存對敵必反噬的戒心。

(完)

則相同，但發法各別。再就文字而言，「三民主義」一詞，並非我國固有名稱，更非世界之通名，故無從翻譯。如硬譯爲 *Three Peoplesism*，則殊覺不倫。且 *Three people* 所指者，爲三個民族，抑爲三種國民，於義亦晦。故 Price 原譯，固亦不得已也。但 *The Three Principle of the Peoples* 既不能表示「三民主義」，則不如選譯爲 *Sanyuanism*，較爲了當。按 *Platonism*, *Marxism* 等亦不表示內容，連行之後，其義自顯。以此立名，不足爲病也。

至於三民主義之內涵，Price 譯民族爲 *Principle of Nationalism*，直譯當爲「國家主義之原理」。民權爲 *Principle of Democracy*，直譯爲「民主主義

之原理」。民生為 Principle of Livelihood 直譯為「生計之原理」，亦有譯為 Socialism (社會主義) 者，均不甚妥。法譯民族為 La Démocratie raciale outragée, i.e. Nationalisme 直譯為種族或人種原理，即國家主義。原譯為 La Démocratie raciale outragée on politique; i.e. Democratic 直譯為政治或政治原理，即民主主義，民生為 Le Démocratie vital ou économique i.e. sociologie 直譯為生活或經濟原理，即社會學。與英文無甚區別。按三民主義，主要在民生。而英文譯文，均無「民」意。且國家主義民主主義生計或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民生主義，其外舉內涵，均有極大之差別，未可指鹿為馬，混牽附會。即進一步言，姑用此三種主義，但就字面上意義上，其中絕無聯繫，殊未嘗表示三民主義之一貫思想，及其統一性與連貫性。要知三民主義之來由，全在民族與民生之「民」。今以國家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各不相干，而並列一處，殊失聯繫，尤乖三民主義之真精神。抑尤有進者，彼國家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卑之無甚高論，而思偏頗之疾。以之為三民主義之內容，非編混淆觀聽，且令讀者誤以為中山先生拾人牙慧，而生輕蔑之意，於三民主義之國際觀感，實有莫大之損失。至以生計譯為民生，其意雖屬可通，但範圍各有廣狹。顧父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其含義何等廣大，與生計二字相去甚遠。

則譯文之中，非注意此點不可，否則失其重心，而誤其關係。Lincoln 之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既不可用，含義亦不盡同，非重行翻譯不可。茲擬譯民族為 People's Solidarity, 民權為 People's Sovereignty 民生為 People's Subsistence 是則三者均冠以 People 可直譯為「民族的」，以充份表示三民主義之「民」字，而顯明其為三位一體，互相關聯。比前譯 Nationalism, democracy, Livelihood 較詳支離，較勝一籌。

按 Solidarity 為「團結」之意，原譯為 Consolidation of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at community of being which binds humanity into one whole so that each affects and is affected by all. (5) 意謂與國相投責任相負，人類社會之團結為一體，彼此發生交互之影響（或關係）。與民族主義之精神團結，極為吻合。Sovereignty 即「主權」原譯為 A power, superior to all others 最高之權力者，與民權主義之無上民權尤為相應。至 Subsistence 意為「生存」原譯為 State of being subsistent; to have existence; to be maintained with food and clothing livelihood, 即人民之衣食，及賴以生存之資料與方法，與民生主義之生活生存生計與生命，毫無軒輊。且三宰一 Solidarity, Sovereignty, Subsistence 均由 so 或 for 或 by 或 to 止，讀音極為相類，頗便記憶，用字亦較為高雅，更足以表示三位一體之型式。關於三民主義之內容。

三民主義之博大精深，包羅萬有，遠非其他主義所可比美。乃英譯名詞，未盡恰當。至現有譯本，亦嫌簡淺。讀之如類初中教本，殊令人失望。雖原文為 國父講義，且原作宣傳觀本，其行文用字

，自屬通俗。如直譯為英文，雖屬忠實，但亦難讀。缺乏學者論調，難稱精心傑作。以之為國際宣傳，未免有礙觀感，而失尊崇。影響所及，至深且鉅。以三民主義深入淺出，浩繁淵博，非經審慎考慮，未易著筆翻譯。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科學之專門術語與彙編，尤非專家不辦。茲僅就英文譯名，略抒己見。建議譯三民主義為 Sunyatism, 民族為 Peoples solidarity, 民權為 Peoples Sovereignty, 民生為 Peoples Subsistence。思慮容有未週，謬詞或不盡合。但不揣鄙陋，以期拋磚引玉，正名成事，則於三民主義之宣傳，國際信譽之提高，實利頗豐。

#1. Frank W. Price: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9

#2. Bean Lee: Three Principles. English Roaden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1

#3. Pascal mr. Deleat: Le Triple Démocratie de Sun, web. Shanghai. Bureau Sinologion de Zi-Ka-we. 1930

#4. Tai Ischi Tao: Die Geistigen Grundlagen des Sun Yat Senismus. Berlin. Wurfel Verlag 1931.

#5. 參見: 1. 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2.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C.P.

歸漢記 (三)

馬元放

七、羈縻生涯

當我要搬出偽憲化院時，友人王益匪君，邀我到他家去住。王君在教育界服務多年，二十八年五月，受任職地黨政委員會指導員之職，駐在上海工作，後來不幸在那年九月十三日被敵偽所逮捕，在偽特工總部多時，到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才被釋放，就遷到南京，以子平之術避世。我住他家裏，熱忱招待，很感不安，後因他的寓所前邊，正好空了一間房子，就由我向房東賃住下來。在這個期間，友朋饋贈，原是很多，但我決不敢厚以奉己，記得有一友人送我兩瓶白蘭地酒，保存多時，後來還是變質了，把所得的錢，充作日常零用，我的日常生活，只是靠愛自甘轉覺別有一種淡泊滋味，對於人世一切富貴榮華，早已置諸浮雲，古人說：「遺世獨立，遺世補過，」盡忠一點，在我還不敢說，但當這自由被剝奪的時期，也正好讀書補過。旁人嘆此孤獨生涯，多以為苦，在我則只覺不改其樂，各人志趣不同，苦樂也就很難相像了。

在我被劫持之初，偽組織才成立不久，很需要一般人代它撐持場面，中央所認為要不得的人，到了南京，都成了要角，還在偽報上用特號標題，大事宣揚，說是一黨方黨政要員，來京參加和運，因此，偽組織對我確是百端拉攏，並且還拿「你是被捉的，不是自己跑來的，一般人當可對你諒解。」一來替我設想，屢次勸說，吾只是對之一笑而已。

偽組織中一般地位較高的漢奸，都是講究私人享受，聲色犬馬，窮奢極侈，有一部分人見我過着很簡單的生活，就來勸我：「人生為的是什麼？誰有錢會享受，又何必自苦？」這真是一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我也只好一笑置之。甚至還有許多人替我嘆惜，說我坐失富貴良機，說我不會享受，目為呆人做呆事，我更不解他們是什麼意思？「浮雲心事誰能識，明月襟懷只自知。」匈奴未滅，生死且不足論，還計及到個人的享受麼？

在這個時期當中，前南京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李文齋同志，也在卅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上海被逮捕，敵僱用嚴刑拷訊，李同志始終不供一詞，大家勸他英雄要識時務，李同志却以「深愧英雄識時事，激於義理不貪生」兩句話來作答覆。後來也解南京押在餘南京區看守所裏，李同志態度始終不變，敵僱無可如何，到卅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就把他釋放改為軟禁。從此，我又多了一位志同道合，可以推誠相見的朋友，後來一切活動，我們都是協力進行。有時我們還一同遊遊山，一同釣釣魚，藉這閒情逸致，以避敵僱的注意，因此，亦覺深得淡中之趣。

以前我在蘇北，遇到了十分煩惱的時候，往往有避世之想，常說要去做二三年短期和尚，過一個短時期的清靜生活，不料而今竟成諷語。我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被逮，到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脫險，歷囚生活，一共三年兩月又三日，這時期的生活，在我的心鏡上，簡直是一團味酸酸似野僧。

不是等於做了一個短期和尚麼？三十年六月裏我會做了一首詩：

忽忽羈縻歲幾遷，輪廓深幸得休肩；

早甘澹泊填明志，且避紛囂學悟禪；

屈子離騷留一卷，文山正氣抱遺篇；

此心皎皎猶如昔，明月時時夢魂邊。

這首詩，正可為我解嘲，也可為這時期的整個生涯寫照了。

八、攻心工作

我在滬甯兩地過了三年兩個多月的羈囚生活，究竟為的什麼呢？這真是諷諷的一句話：「凡吾所為者極難」，我自維是一個黨員，擔任過黨務工作，同時也會從事過教育工作。我有我的地位，我有我的尊嚴，我有我的人格，我不能自輕，我不能自卑。所以，當我被敵僱劫持的時候，就決定了一不認爲不義屈。先哲說過：生，人之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死，人之所惡也，所惡有甚於死者。一個人如果不講光榮的生，反不如光榮的死。敵僱在當時，可說是完全藐視國人的的人格，以為無論何人，都可以死相脅，以利相誘，所以他們所發出的恐嚇信，都是畫着一個人，一手執手槍，一手拿鈔票，認爲沒有一個人不怕手槍，也沒有一個人不愛鈔票，我當然要保持我的正氣，絕不能使敵僱藐視我的人格，也不能使敵僱輕視天下士，所以，我甘辭固圍而不辭。敵僱剛又拿長期監禁，來迫我降心相從，在這一年又四月的幽囚期中，敵僱更常常派人來威脅利誘，我仍是一概不理。敵僱才知長期監禁，依然無效。於是又變更辦法，讓我出了偽看守所。在他們以為我目視了一般漢奸奢靡生活，

「我當時到武漢，動搖意志，不料我又出人意外的轉到德化院去寄住了半年，以後遷出另住，我更安心過着極簡單的生活，初無動於衷。敵偽才認清了我的入格，知道我不是成武所能屈服，當貴所彭勳培，於是，始也對我敵視，終也對我尊敬了，這不是很可笑的一回事麼？」

「老實說罷，我在這三年兩個多月的當中，無時不在向敵偽發動攻心工作，我不容敵偽對我輕視，我更輕視敵偽。到後來，敵偽不特不再輕視我，反而對我尊敬，這不是我的目的，這不是我的勝利，我不敢以此自滿，我只是認爲我的意志，始終未曾動搖，差可問心無愧了！」

我離開看守所以後，一般漢奸，初次見了面，不知不覺的都要對我道聲慚愧。不啻他這一聲慚愧，是不是他們從內心發出，但我不能不承認是我的攻心工作已經發生相當作用，又有很多將要參加營方工作或是已經參加營方工作的人，也常常來試探我對他的態度，或是向我訴述他的苦衷，更可見我的攻心工作，對於他們，也已生了反應了！這種生活，論理是應當很空閒的，然而事實上却並不如此，反覺每天沒有空閒的時間，普通說法，是忙裏偷閒，我反是閒中忙了。也真是費解的事。

在這時期，我最感忙的是會客和寫字，一座上客常滿，手中筆不停，可以作我這時期的生活寫照。在爲看守所中，會客是有限制的，自從出所以後，會客就相當的忙，多的時候每天都有十幾位，一直到離開江甯，都沒有改變。人家看着，固然奇怪，我也說不出一個道理。我從沒敢放棄我的責任，每次見客一有機會，我總隨時暗示出抗戰必勝的真理。在營方擔任軍事工作的人平時和我接觸的亦

很多，我更暗暗地勉勵他們養精蓄銳，特操報國，自然，所得的反應，不盡相同，但是凡足以予敵偽以打擊的無不盡心力而爲之。所謂行吾心之所安，何況這其間也不無收到一些成效！

說到寫字，我從來也沒對臨習碑帖，下過功夫，所以非常拙劣。但是在這三年多當中，這不成樣的字，竟大獻其醜，有的要求寫對聯或條幅，有的要求題辭，都以做紀念爲辭，簡直無從拒絕，統計替人所寫的對聯，條幅，連同題辭等等，不下千餘件。南京棧店裏，隨時可以看到我的字，所以大蒙都說，馬某的字，在南京最時髦。現在回想起來，自己不禁失笑，關於對聯的聯句和條幅題詞的內容，我都選擇前賢先哲含有樹節勵操履有意義的成句，或是格言之類，總想使受者得到感動和警惕，至少能發生一種消極作用，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此外，更奇異的，在我出了偽看守所以後，竟有好多人來找我證婚，尤其奇怪的，是好幾位營方特工人員，不去找他的長官證婚，却反來找我，這完全可以看出他們心理上的反應，我也就不便分別深潤，一律答應了。

諸如此類的情形不一而足，讚美我的人，竟說我在南京，好似中央的象徵，這句話，在我何以克當？不過淪區人心未死，對於堅守中央立場的人，特別表示關切，這確是事實，這完全是中央權威遠播所致，豈是我個人精神上這有這大的感召力呢？

(未完)

緬甸戰場現勢

(本文上接第四頁第三欄)

行貨車。從伊姆法爾到曼尼坡路僅一百三十四哩；曼尼坡路是阿薩姆鐵道上的。由此而北，可達雅魯藏布江邊的定疆。這是一個重要的飛行站。由曼尼坡西行不遠，可達一個鐵路交叉點隆定姑，自此以往，鐵道縱橫，可通印度全境。

敵軍一小隊於三月廿九日突由伊姆法爾至科希馬之公路。另設日軍於卅日進至該公路以東山地。伊姆法爾東北敵軍被英軍逼阻後，也散入山中。當時的情勢，有如新德里三月三十一日合衆電東南亞盟軍總部公報所說：「日軍在伊姆法爾以北沿科希馬公路構成陣地後，仍遭盟軍擊退。北部日軍已抵達公路以東之山地，自此山地可用迫擊砲作戰。盟軍公路之日軍雖僅小隊，但彼等至少可切斷此公路線。……該項迫擊砲……可發揮極大火力。……日軍欲在伊姆法爾及孟加拉省通阿薩姆鐵路之間建築障礙物，俾切斷伊姆法爾之盟軍。……小股日軍現距伊姆法爾僅二十哩，故該區形勢仍極危險。……」據四月一日伊姆法爾路透電：「……據最近數字所示，日軍在最近三星期之作戰中，陣亡者已有二千六百人，在空戰陣亡者尚不在內。本日清晨日軍已沿那加山而下，切斷伊姆法爾以北三十哩之曼尼坡公路，其南沿公路一帶日軍，曾炸毀橋樑一座，嗣後退回那加山，此在科希馬與伊姆法爾間最後一段九十哩長之公路，乃英第十四軍兩處根據地間之聯絡線，英軍刻正在敵方砲火下修理橋樑。」同日，蒙巴頓將軍也發表消息稱：「曼尼坡首府伊姆法爾東北之烏克魯爾附近日軍，於蒙受重大

